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乙未盡二月

正月二十三日乙未聖旨王昂接伴大金國賀正旦使事不謹可特勒停

二十四日丙申金國賀正旦大使盧州管内觀察使貝

勒高居慶副使大夫守大理卿楊意入見于紫宸殿
尼堪在雲中獲天祚以兵護歸國封海濱王遼國亡
亡遼錄曰天祚即位禽荒失御諸部落怨叛潛附阿固
達咸稱兵以拒之天慶四年阿固達會集女真諸部全
裝軍馬二千餘騎首入混同江之寧江州東北路統軍
司遽狀具以聞時天祚方在慶州秋山射鹿聞之不介意
仰北樞密院劄付東京兵馬都部闕司量遣渤海子弟
一千人以海州刺史高仙壽充統領官應援寧江州遇

女真兵于州東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差守司空殿前都點檢蕭嗣先充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托卜嘉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騎以中京諸路都虞候安州防禦使崔公義充都管押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頴副之到幽州店駐兵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諸軍未及陣而為女真所敗輜重器械牛羊金帛悉皆

弃于女真天祚自兩戰之敗名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以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雜以番軍分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鄂爾多拉林河路都統以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黄龍府尹耶律寧黄龍府路都統以桂州觀察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尼格咸州路都統以將作監龔誼副之左衹候郎君詳衮司蕭阿古好草峪都統以商州團練使張惟協副之自春涉夏盡為女真攻陷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

樞密使蕭奉先充御營都統同知南面諸行營都部闕
司事耶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軍分五路
為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破軍扈從百司為
護衛軍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別遣殿前副都點檢蕭呼
都克充都統以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分路進發與女
真兵馬會契丹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御旗向西南出
衆軍從而敗潰天祚一日夜走三百里退保長春州是
歳大宋遣羅選侯益等充生辰正旦使入國道路為賊

所阻中京頓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夏國人皆稱皇
叔燕王忠義且賢若付以東征是必樂為之用蕭之遼
民自渤海之叛渡遼避難而流落失所者甚衆于今若
招收為軍上可以報國家下可以報私怨必能效死力
天祚授燕王以諸路兵馬都元帥北宰相蕭㬉前都點
檢蕭德恭副之永興宮使耶律佛騰延昌宮使蕭昂並
衙監軍聽辟官屬名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始謂之怨
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

誘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馬二千人如董龎兒張關王者是也期會四路軍馬防秋天慶八年遇女真陣未交而怨軍先潰燕王與麾下伍伯餘騎退長泊魚務女真入新川州天祚幸中京晝夜憂懼莫知所措多發間探潛令內庫三局提舉官打包珠玉珍玩等物五百餘袋揀御馬二千匹入飛龍院餵養為備私謂左右曰今日苟能却强敵安宗社使吾終身不食亦足矣若女真必來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大朝為弟

兄夏國為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貴富惟恐軍民被害耳有識私相謂左右曰契丹必亡矣自古人主豈有委棄軍民而自為身謀者其能享國乎秋女真陷東京黄龍府如咸進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靖泰五十餘州遂又陷遼東長春兩路慶歷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按巴堅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聖仙神坤儀三殿乾州則凝神宜福殿顯州則安元安聖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

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署盡發掘金銀珠玉器物保大元年伊都叛歸金國保大二年金人陷中京天祚幸燕聞伊都為金人前鋒引導羅索貝勒騎兵掩至鴛駭率衛兵五千騎西至雲中府應行宮内三局珍寶庫祖宗二百年所有珠玉金銀疋帛皮毛之類莫知其數盡為金人所掠道中衛兵稍稍引去天祚與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由石窟寺遁去過雲中城下留守蕭察喇以下接見有㫖敵馬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

馬五十匹隨行巡邏入天德軍雲中外得土豪二百餘騎護衛趨漁陽嶺入夾山四部族衙保大四年得達實林牙兵歸又得陰山韃靼摩古津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達實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幸廣平甸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都雲中及陷雲中則奔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今為金人所有國勢微弱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斥而不從

遂率諸軍乘尼堪之歸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遼遏水復潰遂奔山金司小博囉小博囉吝遣人報尼堪遣五百騎坂遷入雲中初見待頗有禮即降封海濱王差兵護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遼國亡矣遼國自太祖按巴堅創業于其前太宗耶律德光恢廓於其後吞并諸番割據漢界南北開疆五千里分置南面漢官左右相參知政事樞密院直學士主治漢事州縣中書門下共一省兼

禮部有堂後主事守當官各一員尚書省併入樞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刑房承旨戶房廳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員北面契丹樞密院或知或簽書樞密院事伊勒希巴林牙如兵機差除錢穀郡牧事等隸樞密院刑獄隸伊勒希巴院主治番界部落又有南面都部闕司治諸番官院諸行宮都部闕司主管宮院漢民建五京五計司如燕王司兩轉運中度支上鹽鐵東戶部三路錢帛司長春遼兩平州大藩府八黃龍興中奚王南北王府

伊實王府節鎮州三十三平奉聖蔚應朔豐雲中內宜錦乾顯霻遼咸番蘇復辰興信長春慶饒驤祖川成業懿龍化宜坤建泰高利歸允告安武寧江刺史州七十觀察團練防禦使州八涿易檀順景薊營灤汘歸化武德闕陳勝寧邊遷潤温嚴降聖北安松山恩通韓烏靖寅祥碓新衛招燕海溧遼西海北安德點澤榆銀鐵保瀕山石嘉集連演康蕭賦吉文蘭闕拱安遠榆河金蕭河清和勒端五花振武下州二十三徽濠驩衡州閻隋澄

金義遂昌豫圓福榮康蕭里河茂麓宗縣二百餘如沙漠之北則置西北路都招討府阿爾威部族衙盧溝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攝韃靼蒙古德呼勒諸國雲中路則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闕司金人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伊實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國燕山路則燕京總都管府侍衛馬步軍控鶴都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軍寨石門詳袞司南北皮室司猛伊喇司並隸總管府備禦大宋中上京路則有諸軍都虞侯司奚

王府大詳衮司大國舅司大裳衮司五院六院塔斡司
遼陽路則東京兵馬都部闕司契丹奚勃海四軍都指
揮使保州都統軍司湯河詳衮司金吾營雙寬司控扼
高麗上京長春路則黃龍府兵馬都部闕司咸州兵馬
詳衮司東北路都統軍司鎮撫女真室韋諸部所在分
布諸番與漢軍咸以牙爪相制戎器之備戰馬之多前
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嘗與中原抗衡曾無
一日秋毫之警祖宗功業規模可謂宏遠矣迨至天祚

失御女真稱兵首尾攻戰十二年間舉國土崩瓦解古人有謂得之難而失之易者非虛言耳可不哀哉　節齋自叙曰自天祚驅韃靼衆三萬人騎乘尼堪歸國山後虛空直抵雲中府襲擊烏舍萃蔚應奉聖州雲中府漢兒興兵為前驅以女真軍馬千餘騎伏於山谷間出韃靼軍之後韃靼潰亂大敗天祚南走烏舍遣羅索貝勒以馬五百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朝為隨行僧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留隱當為女真所索等

辱不可再辱莫若徑歸女真亦不失為王也天祚意決不進羅索追及乃下馬跪迎天祚請北面拜降天祚從之烏舍遣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濱王置諸東海隅踰年而死松漠記聞曰金人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霫城天祚懼遣使立阿固達為國王阿固達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册帝為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國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逃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甥舅國畏女

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恚其屑屑以惡語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致之死在庭恐起釁皆泣諫之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博囉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羅索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羅

索下馬跪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封海濵王處之東海上北征紀寔曰天祚者以老遼主之嫡孫立而淫亂且以有力聞因游獵無度故上下皆不服以至滅國其竄入陰夾山也久之收集散亡勢亦稍振故金人往來鴐鴦白水泊以重兵屯雲中備之然契丹之人漸歸金國故天祚不能出羣小日夜為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遂間遣人誘之天祚奢心素侈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亦

願來歸始得一番僧者令賫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得顧也及天祚許歸顧乃改書為詔示欲臣之且約來歸則待以皇兄之禮位越燕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于是約期相接童貫是以落職致仕使河東密通之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出必得之蓋欲以絶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尼堪據雲中屯重兵

以扼其前故不克出及約期之際忽報國相歸金國稟議以烏舍代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亦坦然遂以宣和六年之冬末領契丹韃靼衆五萬人騎并携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如履無人之境及繞過雲中則烏舍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尼堪適已回雲中故為其追襲一擊而天祚之衆大潰勢不得還且畏中國必不可仗也乃亟走小博囉帳小博囉帳者天德雲中間之一族帳舊臣屬遼人及天祚至小博囉避正

寢事之唯謹不以其失國虧其臣節始尼堪常以兵伐小博囉矣然或勝或負及天祚在是尼堪因自討之一舉殺小博囉盡收破其族帳蕩然無遺育遂禽擄其后妃諸子宗屬獨天祚逸去不見乃於朔州武州境上即時分兵每三十里百騎頃刻布三百里以待之果有一人馳駿馬手更牽二馬望北馳去騎兵圍之即下馬因自言曰我天祚也騎兵將加執縛猶顧左右叱曰爾敢縛天子耶尼堪因使拜阿固達像而遣之金國降封海

濱王始方討小博囉以未得天祚也尼堪遣使謂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我必要也貫拒以無有即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曰遇有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首授使人亡遼録郊齋自叙言天祚被擒事皆大疎訛不若紀寔之詳但舉此一端最顯者以證之則可以例其餘然金人俄自得之事乃息初金人憤我久矣所以不即南下肆其威者以天祚在陰山綴其後懼乘虛而出則契丹必響應故也羣小不克深

思不唯誤敵國之主致其滅亡仍以上誤聖朝于是天祚以宣和七年正月至八月方遣人來謂之告慶使以報我初金人得遼地乃分兩路其東南所忌者張覺也其西所畏者則天祚也我始誤張覺與除東南之患矣終又誤天祚而致其滅亡使畧無西北後顧之慮故以是冬入中原　亡遼遺録曰天祚降書云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為暴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統繼子

傳孫郊祀上帝内外懽慶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
裒不能當此夙夜皇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霜而
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濤衆惡競興譖辭蜂起故茲懈德
激揚聖怒轉加兵師憂懼之極如坐炭湯盖聞軹道之
放荷蒙記恤況若新安之坑例受無辜念漢皇之仁恩
誕敷濡澤誚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者乞詣軹
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聽聰昧死謹言
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契丹第九代道

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濬有罪被殺而立延禧乙卯歳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巳歳正月十三日即位號天祚皇帝延禧未即位也國人憐其父之寃頗歸心焉及即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于遊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弊而攻之所向輒克十年之閒身擒國亡可不哀哉　契丹之先本東方之國在横山之南鮮畀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唐貞觀初始置松漠府以

容桂 為都督會昌中賜以契丹之印于是統有八部雄據北漠懿僖之亂中國不靖後有按巴堅遂稱帝號抗衡中國莊宗時侵雲朔等州因盧文進寇幽州為邊患明宗約為兄弟且以解邊人之倒縶紓國家之外患按巴堅改元為制分建京闕宮室官號盡依中國并奚渤海諸國建元神冊號太祖大聖大明皇帝子德光立會晉祖自河東遣使求援割地為獻德光乃率兵十萬送石祖入洛立為皇帝割代北應朔寰蔚及范陽山前幽

薊瀛漠涿易檀順及山後儒嬀新武十六州以與之仍歲與帛三十萬疋少主嗣位耻稱臣而稱孫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德光以兵直抵汴京遷少主于黄龍府滅晉而歸死于欒城滅狐林號嗣聖太宗其兄天皇王之子烏雲立號天授被弒謚世宗嗣聖子璟立號天順謚穆宗天授子賢立號天贊謚景宗子隆緒立景德初犯澶淵達蘭死遂請和號天輔謚聖宗子宗真立慶歷中尋盟謚興宗子洪基立在位五十餘年號老

主子濬嘗有鳴鏑之謀殺之而立其孫謚道宗濬之子
延禧立是為天祚契丹第九代至是而亡
三十日壬寅金尼堪以擒天祚遣人獻捷宣撫司請歳幣
中借銀絹二十萬賞軍撫宣司從之
二月童貫上賀耶律氏滅亡表　童貫言昨遵奉睿訓
措置北事撫定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州及河東路先
取朔寧府武州與大金計議交割雲中府路州郡已獲
定約外契丹舊主自稱天祚自前年竄于夾山之北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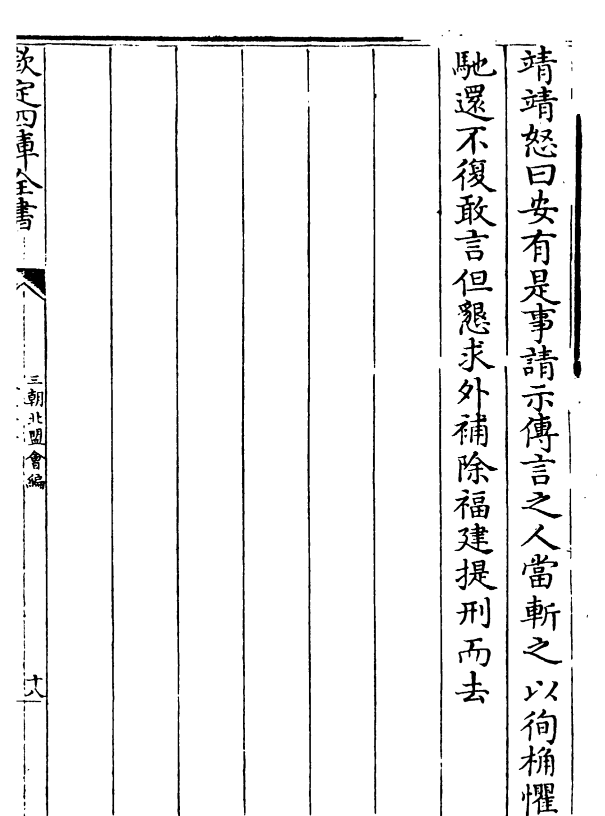
稍寧聚借助隣國欲謀再舉小番小博囉之屬憑藉勢
聲前有結約窺伺朔武新邊去歲八月陛下躬授睿算
令臣駐兵河東以時措置修整武備以逸待勞敵兵入
邊前後斬獲甚衆至今年正月契丹舊主離夾山與大
金迎敵戰兵敗引餘衆走竄南來朔武對境小博囉處
藏泊遣人齎偽詔勅招誘歸附新民又手書文字通耗
來歸朝臣依奉睿畧務守大金信約却不受移諜大金
西南西北路都統所照牒藏泊去處仍遣河東都統李

嗣本領兵捍邊劄下沿邊統制官等不得妄有招納日
久整齪兵馬為必取之計舊主初欲南來先遣其黨並
邊刼掠累次為朔寧府武州太山寧化軍將佐殺敗探
知沿邊軍兵甚盛回徨涕泣遂于二月十九日昏夜北
走至二十七日准大金西北南北路都統所牒照會稱
昏主二十一日已自出首前來葢兩朝通歡所致牒臣
照會其李嗣本及統制官軍兵斬獲其馬步卒四千八
百五十一級内有首領祕王溫普提點劉忠廉等二十

三名皆是小博囉下總兵用事勇敢剽捍之人並已梟首劉慶等十四名皆是舊主帳前腹心任使掐兵聚衆之人亦皆統縛奪到鞍馬器械羊牛等無數焚蕩輜重積聚粮草凈盡其契丹主耶律氏今已滅亡者肅將天威仰成功之善繼布貽聖武致敵國之自亡坐縻八部之遺曽無一鏃之費事光典籍惟通神人恭惟皇帝陛下誕敷舜德駿適文聲九功之叙惟歌既攸寧于内治七德之經兼用乃申勅于外攘曷常樂此金革鏖戰之

勞蓋亦兼拯中外倒懸之急遂滅抗尊之敵玆為不世之功恭急章聖却澶淵之師仁聖增關南之幣祖宗為民而隱忍臣子許國而忿捐仰惟如在之靈未置侮亡之念逮至今日遂集大勲上符藝祖懲艾之之謀克紹神考憂勤之志乃宗廟社稷之大慶深契天地神祇之夙心臣猥以疲癃誤膺國任效師干之力居槧顯允之壯猷告經營之成永賴對揚于令聞　秀水閒居録曰宣和七年童貫為宣撫司至河東聞契丹主天祚皇帝

者匿于近塞報金人取之乃露章稱賀耶律氏滅亡表既傳有識之士無不歎息其詞中書舍人王雲作或云翰林學士宇文虛中作時二公俱在貫幕中故也金人既得遼主即謀南侵遣人使三輩初曰都諭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即賀天寧節使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州縣供億迎送固已疲弊且窺覘道路乃使我不疑十一月三使皆歸即舉兵有郎官陳桷為送伴使至境上金人已宣言大舉公為攘奪無復常儀桷語燕帥蔡


靖靖怒曰安有是事請示傳言之人當斬之以徇楠懼馳還不復敢言但懇求外補除福建提刑而去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七年三月盡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

三月童貫入燕犒軍　茆齋自叙曰童貫交授銀絹畢離太原由真定府河間莫雄州入燕僕自保州入莫州迎貫於任邱縣因語烏舍已擒天祚事謂貫宜急備邊

以防女真為患彼懐張覺之憾恐尼堪回來不測作過貫云我今去燕山葺治兵馬蓋為此也貫至燕中撫犒郭藥師以下常勝軍罷王安中陞蔡靖為宣撫兼知燕山府奏請河北路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宗真定府任元河間府楊惟忠大名府王育各為逐路副都總管皆與招集逃亡軍人及招刺諸處游手人充軍以為備邊之畫

五月五日乙巳以童貫充復燕山府等州及收髙托山

王等議賞封貫廣陽郡王　詔曰朕以童貫屢將天威征伐四克拓地隴右西徹河原揚旌五關盡復幽朔出入累年之際蕩平兩國之戎命爵策勲難拘常憲恭惟神考屢形訓言謂將帥總兵能復全燕之境則國家信賞當從王爵之封仍胙本邦以昭顯績既克承于先志敢怠廢于貽謀童貫可依前太師進封廣陽郡王食邑俸依例施行

六月六日丙午太師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領樞密院

事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進封廣陽郡王制曰王者申九代之威以和衆安民為盛德大臣謹四方之慮以折衝厭難為殊勲朕荷神天全付之休席祖考承光之緒飭戎兵以陟禹迹盡臻偃伯之期繼代功而廣文聲夙倚同心之輔肆分寵數敷告治朝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宫使豫國公食邑一萬七千三百户食實封五千千户童貫信厚而敏明疏通而沈毅善謀能斷兼文武過人之才砥節盡公得精白承

君之義自總幹方之任屬宣闢國之謀十乘啓行千里決勝冠三事調燮之職領七兵宥密之權暨興六月之師盡拓五關之塞惟朕心朕德忱賴于翊相故我疆我理遠逮于要荒遄歸告成堅卧請老屬再籌于邊議難就佚于里居吉甫至于太原初攝衣而整暇單于苦於漠北卒假手而蕩平既闢朔野之耕耘復靖河壖之寇掠繄爾肅將之效恢于遠馭之圖念功名昭著于古今則典禮當殊于勲舊是用熙豐封賞之令作廣陽撫定

之邦盭綬金章肇開茅土衮衣赤舄仍總樞衡蓋祗告于先猷諒允諧于僉議於戲周王上公九命有出封加等之儀漢朝異姓諸王載著令稱忠之詔其封揚于茂渥尚奚愧于前修特授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進封廣陽郡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主者施行　馬擴申宣撫使司乞屯兵中山真定當月探報尼堪已還修治飛狐靈邱兩縣馬擴密具陳合速那陝西兵屯中山真定及選習

勇邊人守易州以防女真不測之變申童蔡二樞密不
報
七月金人以獲天祚發告慶使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
差馬擴李子奇充接伴使副
八月十四日癸丑聖旨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副差武德
郎王觀校書郎吳安國侯入辭令上殿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金國人使入國門詔宇文虛中高
世則充館伴使副館之　是日河東奏報尼堪經營南

伐河東報到馬擴勸童貫謂曰尼堪此來必有異志宜以西兵十萬出巡邊不惟備邊兼可壓境議事貫不聽

十月詔吏部員外郎傅察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蔣噩副之

五月壬寅奏報中山府探報女真國相與伊都副統于本國將兵前來蔚州柳甸大點軍兵

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探報到女真刷差女真軍兵一

萬五千及河遼東一路選差渤海五千奚軍二千鐵離軍二千均分來平州并雲中府路兩路屯泊

二十一日戊午中山府奏探報金人大舉刷本國正軍并漢兒軍漸次前來雲中府等處又奏金人於蔚州并飛狐縣等處屯泊聚軍馬收集糧草皆稱欲來侵犯邊界

二十四日辛酉童貫奏乞廢罷安肅永寧保定等軍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童貫奏樞密院劄子河北舊

沿邊州軍多係景徳年就陞城寨為之以張形勢控制契丹今燕山已撫定舊邊悉成内地令相度安肅軍改為安肅縣知縣事兼安肅軍使隸保州永寧軍依舊為博野縣知縣事兼永寧軍使隸祁州保定軍改為保定縣知縣事兼保定軍使隸莫州舊來沿邊建諸寨除信要軍所管以東不可減省外其餘亦合廢罷奏御筆依

十一月三日庚午中山府奏探報到金國相司下雲中府所轄縣令本管鄉軍每名要計物色等及軍幕赴雲

中府送納及山西一帶添屯兵馬

十七日甲申中山府奏報探到平州都統指揮屬縣刷揀丁口充軍及泉泊押兵前來奉聖州屯泊

十九日丙戌宣撫司差馬擴辛興宗充使副持軍書移尼堪軍前議交蔚應二州及探聽尼堪有無南侵意

茆齋自叙曰僕至太原見童貫差與辛興宗充使副持軍書移尼堪軍前貫曰見尼堪休爭閒禮數且了大事只議交取蔚應二州及飛狐靈邱兩縣其餘地境盡畫

還金國庶幾易了仍探聽尼堪果有南侵意否到茹越寨聞尼堪已遣隆德府所逃義勝軍先出五臺山繁峙縣界山路及易州所逃常勝軍韓民義等先出飛狐靈邱縣路為探聽南邊防虛實遂條具利害乞急發逐處軍馬上邊過作堤備晝一入急遞申宣使蔡尼堪尼堪云宣撫司文回中不說別事二承宣到來有何事理會僕曰兩朝自海上來交歡今已數年貴朝先帝大聖皇帝與本朝各以氣義相結不爽元約貴朝許割還燕地

本朝許歲奉金幣俱有信誓永遠和好山前已交受了止有山後土地中間緣童太師休致暫委譚宣撫交割爲不知首尾又幕府非人遂有不周事節今主人黜罷譚稹再起童大王來盖爲與元帥國相皆始終主張和好庶得易爲商量王事早了使兩界士民安業各享太平專遣某等禀上不知山後土地取甚交割尼堪笑曰你家更無人可使只委内官山後土地元初許時蓋爲大聖皇帝恩義酬荅趙皇海上交結之義各立誓書永

遠和好不謂大聖皇帝纔崩輿櫬未及歸國地土交受未了貴朝早已違誓背約陰納張覺收接燕京逃去職官民戶本朝累次追取只是虛行文移誇詫幅員萬里國富民衆本朝雖小却不曾敢失理道待與貴朝畧辨曲直則箇闕觀尼堪自擒天祚之後為劉彥宗伊都蕭慶輩所誅然意尚猶豫會隆慶府義勝軍叛王禀耿守忠追擊其三千人奔大金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章綜率五百人見尼堪曰常

勝軍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覺皆觖望由是彥宗伊都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尼堪于是決意南下而有言僕曰天祚失道任用姦邪天厭人離故為貴朝所破本朝亦怨其悖禮敗盟所以相助共為討滅今國相或欲却要山後州城不盡交割亦在商量亦不須遽相失歡一旦至兩大國交兵却幾時休得兼本朝亦豈為此未交割地土願致興師然此事非小利害所繫願國相深思之尼

堪云你意下待如何僕乞退左右而言之尼堪云我家國中論事不尚退左右要得人共知僕答此係兩朝大事未商定間恐人傳布別致異議則難成事尼堪微笑以手揮左右悉退去僕答童大王來時令覆國相本朝緣譚稹不務大計輒生事從李石張覺私請等事主上亦自知是失顧國相念以舊好同滅大遼契丹不為深較使兩朝生靈安帖即於許山後地土只便交割蔚應兩州其餘盡還貴朝若蒙俞允便告示及一的確日節

各自安撫邊民日後國相不拘欲要何物但請見諭童太師當自一一奏上應付尼堪笑云尚自待要兩州我若與你又是和西京

謂雲中府

人民存住不得山前山後乃是我家舊地更說做甚你家地土却須罰取些來方可是省過也僕答朝廷自海上遣使數年間使名往還與興起人馬應付貴朝費用多少本為兩朝和好今國相一旦聽奸人鬬作却厮炒處且貴朝所任用者盡是契丹舊時職官只要調攛生事萬一不得已交兵須各有

損折兼河東河北城堅固軍民皆習戰鬬若有倉卒衆
必據城堅守如何容易間便攻打破得不過是擄掠得
些少四外村民縱有所得則利入軍人手倘有所失則
害在國家且殺了一個南人即是契丹報仇殺了一個
女真亦是與契丹報仇今貴朝滅盡契丹又得南朝金
幣得早休兵各享太平莫是上策豈可容易更言戰鬬
事也僕久被命奉使不敢不為兩朝極盡忠言乞國相
深思之尼堪云你說得也煞好只是你南家說話多梢

空（謂虛誑為梢空）你使副只令便辭我專遣人使就宣撫司商議大事去也翊日館中供具良厚察勒瑪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蓋示決入攻之意　斡里雅布自平州起兵入寇燕山之境　張滙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界誠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時朝廷之割地也若得諸關燕山之境可保

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按巴堅所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按巴堅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而輿平州自成兩路昔朝廷海上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葢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路異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譬猶與讐共壠而種同爨而食

欲無侵漁之患其可得乎故斡里雅布至是能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詳也

二十一日戊子斡里雅布至清州界首執接伴賀正旦使傅察使拜死之　封氏記年曰金國二太子斡里雅布攻破薊州至玉田縣下寨會朝廷遣吏部郎中傅察等逆使脅之使降數以朝廷擅納叛亡招收戶口首違誓盟我輩奉詔興師問罪爾若歸明當有大官賞汝不然粉骨矣副使蔣噩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世受國恩焉敢

違悖遠銜詔旨接伴來使非見貴國主豈可屈膝況祭與太子皆王人也若欲祭拜是太子僭逆不道既不拜乃見殺　李邴為公墓誌曰宣和七年十月詔以吏部員外郎傅公察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人將渝盟而我未之知也十一月公至燕山府聞敵入攻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則止若君命何遂行二十一日至涇州韓城鎮使人失期居數日敵騎暴至夜圍鎮詰旦有部長數十騎馳入館公飲以酒問其故知

其變強公上馬公與副使蔣噩偕行至界首公曰逐使人故例止此不肯進敵輒易公馭者擁之東北去百里許遇金國二太子斡里雅布者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吾若使至金國見國主乃拜爾令逐使人境上若脅我來又止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之有斡里雅布怒曰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何使之稱耶凡汝國失德與向我善意為我併道之否則死公曰主上仁聖海内乂安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

項背相望也何謂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何所欲還朝當具奏斡里雅布曰爾尚欲還朝耶其左右促公拜白刃如林公曰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哉或抑捽公使伏地公愈直立衣冠顛頓終不屈反覆論辨者踰時斡里雅布怒曰爾今不拜我後日雖欲拜可得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隨行書狀官侯彦等曰敵脅我以拜我以國故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矣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慼若公等得脱幸記我言以告我親知我死國少解其

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是夕官吏隔絶不復相見十二月七日敵次燕山郭藥師迎戰殺傷甚衆再戰遽麾軍以降彦等不知公存亡累日矣密以訪敵敵曰大使不拜太子昨知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刼取且銜積怒已殺之矣彦等即為公發喪燕山將官武漢英者取公尸焚以薪命虎翼軍士沙立等三人裹以歸間行至涿州亡其二人者獨沙立在遇金人繫之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即毀垣出會宋伯友奉使還因隨以來以靖

康元年五月至京師蔣噩武漢英及官屬歸者人人能道公不屈狀侯彥又具列本末聞于朝廷大名府路安撫使徐處仁河北轉運副使孫貽遠及諫官李光等相繼論奏淵聖皇帝臨朝咨歎下詔曰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顧所處何如耳茍激于死雖死猶生也某以一介之使馳不測之地臨以白刃毅然不屈卒以身殉于義得矣延閣次對告于里第以旌高節特贈徽猷閣待制公喪至而公父裕之適為屯田郎中遣公弟寘護

歸源縣權厝先塋之佛廬曰資忠崇慶院嗚呼公之節著矣或曰自軍興來死節之士凡三人李若水當淵聖出郊之際嘗豫聞其議論非死不足以塞天下之責劉韐金人知其才欲用以為帥非自引決將反為敵人用二者義皆決不可為故伏死而不顧若公者單車之使耳事變初不預聞金人未嘗欲以為已用公死若有異二人之為者何以鉅野李邴曰士之所貴勇於義而已當其先戚外逼忠憤内激履刀鋸如坦途安鼎鑊如几

席烈丈夫之操也何暇反覆計慮得失輕重可不可而後為之哉曰然則公不必死而死與夫彼不得不死而死公之為其異于彼者與其曰義者士之所甚重死者人之所甚難三人者特所遭之事異耳要之皆以所甚重易所甚難揚之朝足以知國家有仗節死難之臣書之史足以為萬世臣子之勸皆古所謂見危授命可殺不可辱者又奚擇焉靖康小雅曰公諱察宣和七年冬金人未渝盟也朝廷以故事遣公迓賀正旦使人于薊州

玉田縣韓城鎮公至界上金人輒愆期不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二太子擁大兵遽至執公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伏公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公亦不顧金將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公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汝欲敗盟以此為兵端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耳膝不屈也金人怒因害公嗚呼方敵之始至也事出意表莫不錯愕失措望風竄伏公獨雍容不懼一死以為忠義之倡可不紀哉詩曰强敵寒盟

兵忽踰塞公持漢節逆客于界控弦欻來率土震駭外臣桀傲自矜强大公誓不惜有死無拜殺身成仁播美千載　斡里雅布陷清化縣鹽場　清化縣申燕山府金人擁大兵前來刼掠居民焚掠廬舍時宣撫司蔡靖與運使呂頤浩李與權修葺城隍團結人兵以為守禦之備使銀牌馬奏朝兼闕合屬區處是時大臣以為郊禮在近匿其奏不以聞恐碍推恩奏薦事畢措畫未晚但以大事委邊臣未嘗以廟謨留意

二十六日癸巳斡里雅布陷檀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三

宋　徐夢華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盡十二月九日丙午

二十八日乙未斡里雅布陷薊州執奉使賀允中鎖之副使武漢英脅而降之　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文移

皆在兩界對境謂之關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山我即玉田縣築一州曰清州以對平州相與通使人之正路也故其入中國先以關牒來代州茹越寨及啓封乃檄書是也燕山路清州有我使大臣賀允中副使武漢英漢英乃玉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適至清州而斡里雅布遣人約曰邀使人觀打毬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未過界無故事相會拒之恐托是以生釁故勉而從之及至界則以是日舉兵矣賀允中被鎖武漢英者武將頗黠

斡里雅布愛之因得降而見用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

降人也漢英備見金兵入中國得人初不殺曰此即我

人也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

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令睹所擒獲者皆不殺

然人安得戶曉謂如某者使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

而下也斡里雅布大喜乃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塞俾誘諭

諸郡漢英用是乃得出乃徑走闕下具以敵情告朝廷

曰金人之謀深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令以尼堪一軍

下太原取洛陽要絶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斡里雅布一軍下燕山取真定直擣東都乃會于東都而後不遜也　蔡攸議廢安肅保信二軍復為梁門遂城縣　安肅保信二軍蓋梁門遂城二縣地在太宗時建二軍幷保州犬牙相制易州以控西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最為要害昔澶淵之役世號銅梁門鐵遂城者也及警報既家蔡攸懼動外廷之議惟務遮護方示人以閒暇乃謂祖宗昔以二縣建安肅保信者所以制扼易州一帶

今既得燕山而景薊為外藩則安肅保信在内地無所用之當廢復為縣是歲十一月二日軍遂廢人情方不樂惶惑軍營移徙樓櫓毁棄之際適會斡里雅布既下燕山以大兵入界於是安肅保信莫之以禦大凡失謀可怪而資敵之深入者類如此

十二月一日戊戌馬擴回自太原　茆齋自叙曰僕初歸到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歷事節答語録呈貫大驚曰金人國中初定些少人馬在邊上怎敢便做許大

事僕曰某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覆大王勸大王三路摘十萬兵分統以壓助常勝軍乃是預制此意在任並縣論金人已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急備邊於京師又勸大王提十萬兵出壓境計議交割皆某預知金人深懷張覺之憾為契丹亡國之臣激發必生不測之變大王皆不之信擴觀事勢必乘我邊面無備踏足走入來大王須急作隄防胃云我自得你如越寨所申條畫事件即行下太原真定中山河間燕山府路令分定策應

牽制路分及令郭藥師排辦軍馬出城下寨今合太原府路軍民兵義勇膽勇義勝等軍須有數萬人我近已令發膽勇人馬上邊更令李嗣本於代州近城踏屯十萬人寨地昨又曾擺拽糶兵莫他聞得如此聲勢亦未輕易入來也

三日庚子尼堪遣使王介儒察勒瑪充使副來宣撫司

那齋自叙曰代州關報金國元帥府差使副察勒瑪王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宜宋彥通與僕充館伴金人出所賫軍書説

納張覺渝盟等事及傳尼堪已興兵意極不遜貫亦厚善待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何故便有此事語察勒瑪云軍馬已起更商量甚的介儒云若是急著手脚好商量時也須較得些貫云即令館伴去說話有事但見諭足可相應察勒瑪等起歸館彦通詢尼堪國相輒言舉兵之意何也察勒瑪云兵已起不須商量元帥國相軍馬自河東路入二太子軍馬自燕京路入更不殺戮人民只是傳檄撫定彦通答云兩朝許多時講好更便不

通些音耗便起兵來是甚道理介儒云只為貴朝失道理所以致得如此僕答云兵凶器天道厭之貴朝呑了契丹許多國土亦藉本朝聲勢方能盡滅之今一旦不肯顧已前契義誓好便先舉兵不道南朝許大世界軍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畧行更改怎容易近得不過擄掠得近邊些小民戶却日後干戈幾時定得察勒瑪云元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却不敢便入來也如今檄書將次到來承宣亦須見理介儒云事已如此自家恁這裏闕口

做甚承宣若能勸童大王急行奏請只且割與河東河北路地土以大河為界存取大宋宗廟社稷却是能報國也僕答云此談何容易看來貴朝聽狂悖之言却把本朝作破壞契丹看待但恐後來自被禍患不小耳察鞨徽笑有自得之色彥通同僕出館宣司具告童貫貫驚愕令彥通與僕列銜供狀連夜備奏貫與參謀宇文虛中機宜范訥并王雲宋彥通等議赴闕稟議 尼堪自雲中府起兵入侵忻代之境 當日代州報金國遣

人來大軍與使人同發直薄馬邑而營

七日甲辰童貫議赴闕叅童貫是日與叅謀宇文虛中

機宜范訥王雲宋彦通等謀赴闕早衙貫諭張孝純并

子宜浹面諭須赴闕禀議事已令劄送照會一面差官

館待人使言本司來日便行孝純愕然云金人已渝盟

入侵當在大王勾集諸路軍馬并力枝梧今大王若去

人心駭散是將河東路棄與賊河東既失則北路豈能

保耶且乞大王駐司在此共竭死力率衆報國如今太

原府路地險城堅人亦諳戰鬬未必金人便能破也貫
怒目顧孝純云貫止是承宣撫不係守土若擊宣司駐
此經營却要帥臣做甚此是公職事且須勉力貫到京
稟奏即日便發諸路軍馬來策應使貫留此亦兩無所
益孝純憤然起退至機宜位中抵掌大呼云尋常見童
太師做許大模樣次第到臨事却如此畏懦更不顧身
為大臣當為國家捍禦患難一面只思走竄是甚節操
因顧乃子浹云休休自家父子與他死守　茆齋自敘

曰是日僕見貫慼幕下謬儒之議若果退則是尼堪知不出劉宗彥等所料氣勢愈振必難制遏遂具一劄子論尼堪緣劉延慶軍敗繼有張覺之隙遂聽劉彥宗伊都蕭慶軍輩語乘我邊面空虛乃敢渝盟兩路直入然而見入敵馬不多全在大王乘機應變力為措畫禦捍且敵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一則忌郭藥師下常勝軍勇于戰陣二則忌河東河北兩路堅城可守卒不能攻三則忌各斂民兵城守養鋭不輕出戰四則忌選擇

兵將頭項遞相照應待其退回前邀後掩此四忌也其一幸大王退避諸帥無統軍民氣喪不能更相應其二幸我不急就措畫河北河東兩路重兵遮護根本其三幸我區別歸朝官不用上疑下懼自生變亂此三幸也擴觀河東路險多關隘人諳戰鬬敵必不能長駐唯河北路雖雄霸州至順安軍界有塘濼但廣信軍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萬一常勝軍有變燕山失守賊馬乘之定須長驅南渡願大王審度事機速移司入真定

府與太原係鄰路可足相為應援兼城堅糧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人慣熟守禦金人雖入境決不敢率易南渡兵法攻者常多勞守者常自佚決可挫彼銳兵于堅城之下投之貫笑云許大緊急大事此公容易來入議狀僕答曰大王任國家許大兵柄不特于諸路雖天下亦視以輕重當此緊急報國之時在大王不得不勉之況交結女真恢復燕山事乃是大王經手今有窟籠却須大王與補了不惟在別人不知金人情不能補

得兼不得使別人補了此言非特繫國家利害亦係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無惑衆人茍且之議貫陽應甚好來日且過真定其實欲遁矣既出孫渥握僕呼云子克奈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見土崩瓦解適有關報金人已打破馬邑縣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札子草示渥渥云若能如此行之則何以加諸第恐無後着耳次日諸監司見僕皆稱云聞廉訪請大王守真定議論妙甚僕謂兵家貴知己知彼不可見彼威勢便不顧己

事力也倘大王一一肯聽行之敵不足破也僕再見童貫稟宜早過真定恐不測燕山路敵馬事逼貫大怒叱僕云你為家小在保州故要我去真定只是要去保你家小也僕心知是為機幕恐懼欲遁所奪乃荅云大王既如此說話是不思國家患難緊急願聽大王入京然不忍見大王失此名節掃地為衆人唾瀆殺去也貫良久復云你不知我隨行無兵如何禦此大敵僕對大王若往真定何患無兵不唯諸處選刷儘有可用軍馬廉

頗思用趙人如何北路民兵足得調按使用宇文虗中云向日燕山之役河北人民往往舉城慟哭官員部押有經于路者豈能比㢘頗時耶僕曰前日開拓燕山緣久太平軍民不慣調發故有厭怨今日則敵騎入邊孰不同惜鄉土營護骨肉此人自為戰之時豈自當慮倘少加總統盡係死戰之士貫顧僕搔耳云安得三萬與此馬宣事却須做得一拍僕答若大王能付擴三萬人則便有十萬軍使用於是差僕專往真定中山府招置

忠勇敢戰軍馬專一統制

八月乙巳童貫太原遁還　征北紀實曰金人之欲入中原也懼我為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為好辭以入我然諜報已詳而羣小但欲雲中不以諜言為信畧不加慮甘詐而已於是預謀雲中守乃名聶山一日閲諸路奏報其中有曰范太師八月二十二日押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犯南界韓太師八月二十三日押軍器八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

入南界時金人欲攻我遣小使來小使非天子朝廷之使故曰小使舊無有此間邊有之乃尼堪所遣人使貫者也謂張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純詢其事則曰莫是要交割雲中地於是孝純喜即馳報上童貫遂亟行宣和七年冬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俾其屬同小使迎貫於真定小使及見貫則曰中國違盟本朝方弔民伐罪國相二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瞭是怒郎君們正念兩國生靈瞭是不欲得故遣來約大王須是告他始得貫失措不敢詰黽勉至太原又倉皇發

小使詣闕下貫亦因遁還尼堪兵已入境破忻代矣

茆齋自叙曰十二月初八日僕與宣司同離太原貫南歸僕東過真定途中寫畫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人馬申令委州縣取破碎舊甲併工聯緝無慮日成數百領旬月之間則足用一乞戰馬數内選擇可得千匹一乞委逐州各招忠勇敢戰人擇官統率互相應援將歸朝人有武勇者激勸編入行伍使為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以南州軍厚加給䘏一乞將陜西五路銳卒取徑路發

赴河北河東使助守禦一乞摘那勝捷軍一千人付其充衙兵以為招置軍馬之本一乞不測金人南渡邊防失守則循唐故事奉大駕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恢復貫書報皆從　尼堪攻朔州漢兒開門獻之又至武州漢兒為内應遂陷朔武二州長驅至代州漢兒又擒李嗣本以降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内地如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萬餘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

支使久之倉廩不足以飢而怒出不遜語時我軍所請皆腐餘亦怨道路相逢我軍罵辱之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也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入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先將兵出援太原圍城既旬餘漢兒開門獻于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為内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　李鄴上書請奉使請和　北征紀實曰初耒内禪時貫歸後

金人有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刼以小使之禮大臣自見之於尚書省聽事昔未有此也小使初見纔前注中就位遂大不遜曰南朝違盟云云且言皇帝赫是怒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兩路而入因有弔民伐罪之語白丞相時中李丞相邦彥俱失色皆不敢答又曰相國與郎君以兩朝生靈赫是不欲得須是告他始得諸大臣方就其請如何告緩師是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兩大臣又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遣行時有李鄴者

上書具論强敵之情偽丐請奉使議和上大喜奬借至甚鄭丐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内帑金甕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為牌子遂授鄭令去

九日丙午尼堪兵至忻州知府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尼堪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尼堪自忻州至石嶺關把隘石嶺關義勝軍將耿守忠叛以關降賊尼堪入遂圍太原義勝皆遼人如常勝軍也　尼堪將至石嶺關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於是命景

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統官兵敢勇把關又命歸朝人耿守忠部兵八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曰弟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口反回云守忠所部盡是部軍若借得敢勇家馬則金不能入關景等令敢勇人權借與馬既取其半或有不願借者而守忠人恣横强奪不能制馭景等覺有變領親隨人等棄關潛走守忠至關果啟而獻之景聞守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　節要曰尼堪自雲中

懷仁河陰縣名將入代州之境嚴加部伍整嚴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乃代州絶邊控扼之地乃分兵由壺谷寨入焉謂其徒烏舍伊都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于敵忻州石嶺關閧風皆叛於是敵衆如入無人之境直至太原尼堪始有易中國之心矣　秀水閒居録曰契丹將亡有劇寇童龐兒者據雲中代州副帥王機請招納久之

不至金人既逼始歸欵朝廷以十數萬衆來附賜名才後更姓趙許官以承宣使俾居河東計口給食數年間蠶食邊儲倉廪一空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發宣和末金人入邊首亂晉州即叛去河東失守如此　斡里雅布犯金山郭藥師叛降率常勝軍以迎之　許採陷燕記曰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攻檀州陷之二十八日早燕山府始閙藥師作堠不明是日又陷薊州郭藥師已屯兵東郊者二十餘日保和殿大學士蔡公請往見藥師

公時為安撫使既回日曰汾陽似有懼意十二月初二日藥師欲迎敵余力于蔡公處言且令郭公披城下寨可遣張令薇劉舜仁偏師以往郭公之去使之勝益驕不可制不勝則一敗塗地燕山大震矣右古北口泊居庸關或可以窺燕虜賈蔡公未以為然翌日復謁藥師余以片紙小書復達此意託公子松年因家信奉呈已而銓轄李振見余亦言此而蔡公不敢留藥師云他已作計是日蔡公出金帛大犒軍而後行初六日至三河三河者縣

名在白河之西金人已在河之東疑藥師軍未敢進藥師之去戈甲鮮明隊伍整肅是夜分後藥師率人馬並進色未辨已渡白河而金人初見藥師軍亦懼二太子斡里雅布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即趨藥師軍藥師不意來犯軍稍却是時兩陣東西相對藥師從南而往斡里雅布與令嶶守仁適相值藥師乘銳東去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而令嶶乃先自遁斡里雅布力追之已而舜仁亦遁藥師獨至金人寨凡數處竟無火以焚其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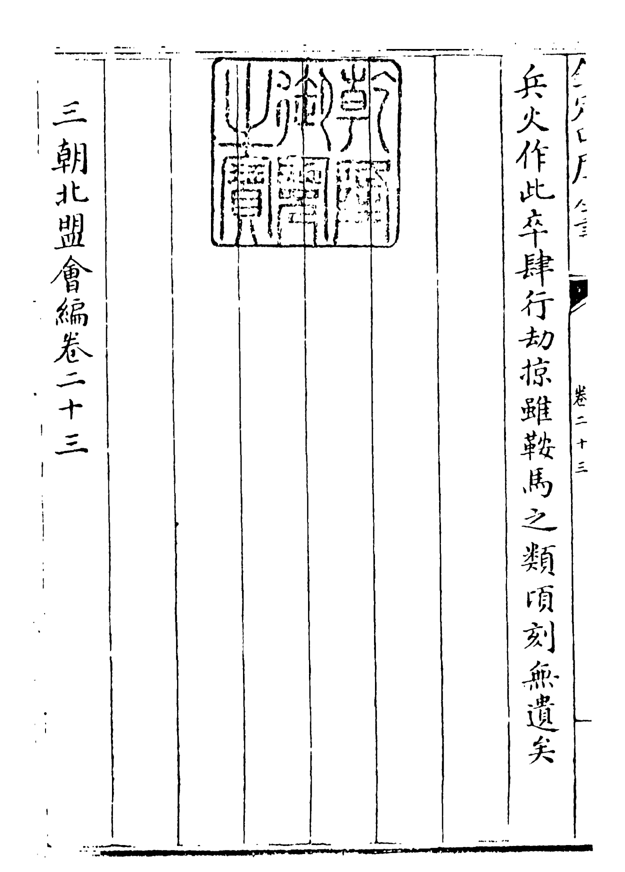
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遂回初藥師硬軍三百人所
餘一百二十人而已其他軍可知時初七日申時也余
同蔡公諸人登東城望白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塵埃
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令嶶至巳而舜仁至抵晚藥
師亦至三人者頗沮喪互相詆誚是夜把東北門者刺
史皇貢也乃陰遣人通斡里雅布欲開門為内應仍云不知
太子要生耶藥師要死耶藥師巳而汾陽知之謀皆出
令嶶舜仁也遂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動

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亡遼無可事之君大金有難通之路又云宋主載闕官是以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之是臨敢思困獸之猶鬬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敢犯今焉北面祈天地之量並容辭多不記是日晚畧閒常勝軍欲變余言之蔡公頗以為疑而運使呂頤浩力勸蔡公棄燕而遁兼採訪梁競極力助之蔡公以問余余曰大學士是守土

臣豈可比他人自當以死守之兼大學士率諸人同行各有眷累令南自蘆溝敗軍滿地此曹無以洩發寧知不要我歸路乎公曰靖之意正如此是夜頤浩競輩互以言熒惑蔡公而安撫司勾當公事吳激者遂進退保之言頤浩競勸成之余曰唐室之亂如李郭諸將曾有退保者彼各提重兵或以此地未便或就水草或就地勢豈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言非是萬一熒惑令公行他日必有以公先動為言而責公以自售者不可不察

也又聞常勝軍如欲附敵彼知公刼衆以逼藥師輩因以藉口公之罪曷所逃也蔡公深以為然頤浩競輩乃愠見於色賴蔡公天資忠義不然遂為二子挫奪使蔡公聽從頤浩等言率衆南奔是投之死地爾盖常勝軍泊鄉軍之敗盤泊蘆溝涿州之間積怨無以泄其怒擄掠殺滅者莫知其數使果遂行其豈有噍類乎是戰也常勝軍與金人殺傷畧相當金人亦不知所以勝而常勝軍有密輸欵者由是藥師遂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

初八日申後藥師乃召蔡公呂頤浩李與權沈璀等議事至則執之蔡曰相公欲負天子耶引佩刀自決為官軍奪去已而藥師同諸公就坐乃曰藥師實不得已不能與諸公全終始之義遂掩泣由是諸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勝軍食糧敢戰等軍四散刼掠初金人來攻蔡公令守城卒上城雖諸廳當直人軍法從事由是畏法者盡遣之而不畏法者自若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薊州逃卒分俵諸廳都未能變其面目是夜



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雖鞍馬之類頃刻無遺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四至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史致光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丁未盡十五日壬子

十日丁未斡里雅布陷燕山府　陷燕記曰十日金人立旗幟城上十二日斡里雅布邀蔡公已下官曰於毬場相見令東向拜傳言曰大金皇帝赦大朝官乃議與斡里雅

布相見之禮公曰本朝之禮羣臣見皇太子旅拜太子答拜金國與本朝講好累年靖等視太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言者曰大學士拜于階上餘官拜于階下太子答拜兩拜而止明日斡里雅布棟摩國王王芮蕭三寶努張愿恭來謂蔡公曰二太子言令破燕得一賢官欲用之如何蔡公對曰靖為天子守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將金國壞了耶愿恭曰大學士豈不知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于虞者以虞

不用耳靖蒙天子擢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謂愚人也金國得之安用芮等大笑又曰二太子言大學士之身已屬金國會得否靖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殺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却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太子所能制耶芮等亦笑已而又曰太子果用靖惟有死爾芮笑良久乃退十四日宣和門外棣摩國王令藥師取呂頤浩李與權沈琯杜時亮陳傑以隨軍初斡里雅布與劉彦宗棣摩國王議欲取蔡公隨軍

已而謂彼難商量遂已十五日斡里雅布大軍南向是時涇州守郁中正爲金人所因景州守吳震由海道而遁薊州守高公幹倅曾評率牙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遁順州守林良肱倅路闕趨燕山涿州守葛逢於此先遁易州守黃烈墜城折其左足人又折其右足而死初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詵侯益唱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既以爲然遂遣馬擴王瓌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連年用兵及契丹以燕山府遣我皆童

貫之始謀也由是金人輕中國謂有徳於我故觖望焉遂致燕山之禍云余嘗思之失燕人之心者三致燕人之侮者三童貫譚稹首惡沈琯次之王安中詹度又次之何謂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換官二授田三鹽法換官失士心授田失百姓心鹽法并失士人百姓心換官者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復自燕山之太原宣撫司困苦於道路者相繼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結絶此曹怨望往往逋歸平州將京師事體中國

虛實一一報之劉彥宗彥宗遂教金人有窺中國意授田之事內則屋業外則土田悉給常勝軍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還之人悉無居止無生業而常勝軍所至豪橫四鄰不能安居此燕民之尤怨者鹽法舊燕中每貫四百文得鹽一百二十斤提舉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仍引其親舊密借官引令興販牟利上下通同如黃友張遐舉莫模闕 伾陳念四之徒數十人於親倉枯河間絡

繹成市是數人者本空手而來至此豈富有至巨萬者伾等賭博敢將通貨場錢一二千緡用充博進燕人以為口實余嘗親見此曹自相詆誚謂官有緡三十萬墮燕中是時闕司刀柄易倅黄潢皆同之何謂致金人之侮者三一張覺二燕中戶口三歲幣張覺之事啟於詹度而成於王安中金人已破平州獲上皇所賜張覺御筆手詔曰吾當與汝圖女真泊得燕乃於樂師處取所賜御詔對之紙札一同此金人所以怨讟也初宣和

四年春金人既擁燕中戶口過平州覺邀其歸大敗之獲金國宰相四人殺之戶口悉遁還燕山後金人决欲得之而不能得之所以至是也元土地歸中國口歸金國歲幣銀絹較之饋遺契丹者幅尺色額不逮遠甚彼國漢兒有收異日契丹所得金帛者是所以不可欺也余去秋嘗被旨差接伴金國告慶使李用和王永福等至韓城取所與歲幣驗之誠為紕薄又銀亦低次遂具此意幣五端銀五斛達之蔡公遂聞之朝廷已而得旨莫州置勘焉

於後三年間小使往來者何啻數十人金人之為詞者

大率不過此三事而已安中方且奏嘉禾生甘露降慶

雲生使童貫譚稹怖畏震恐心知其非口不敢言遂緘

默養成大患也蓋金人兵本強盛每使人自京師回必

述南中之孱弱以此久欲決意來戰期在必勝況劉彥

宗輩皆漢人各銜中國約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銜

突如此又入燕士大夫為買珠玉錦罽等物相高低至

十數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置玫瑰一百斤歲以為例此

唯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於春山秋山外以此擾民今又如此金人已得燕則隨法盡仍舊常勝軍屋業田土盡給前主燕人歸心焉此譚稹沈琯之徒所以悞朝廷不下童蔡也　北征紀實曰宣和末金人謀起兵藥師亦黠集貫既在外惟仗藥師謂必能與之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及斡里雅布以兵入藥師亦出師未戰而張令徽先降先是藥師以城降朝廷寵異之藥師至自以為

功因忌令徽每抑之同於厮官而已二師亦以首降藥師也故不甚禮令徽令徽由是怏怏及凱還又留令徽備燕而以藥師來其後亦知令徽之自氣不平始加之承宣使分蓟景俾領之終不得其心矣故金人來而先降

藥師因亦降遼回燕山因蔡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措初靖揣藥師與常勝軍之情故常勸以忠義及知金人黠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靖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乃餞于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顧勉旃藥師亦領畧然無益矣 沈琯南歸録曰

宣和七年十一月臣以經制平貨職事至河間府二十七日據燕山府鹽場官申金人擁重兵壓壞鹽場臣即時發騎北去十二月二日出涿州見知州葛逢言金人已破檀州或勸之還次日行三十餘里逢傳宣內侍張克愈于馬鋪言金人又破薊州執接伴使及官吏其鋒不可當去必被執再三强拉臣回臣與之食而告之曰某忝預一路使者之列豈亦可聞難而回義當以死守定遂行四日至燕山府見蔡靖呂頤浩沈與權梁競議

修城壁分布官兵同為守禦之備七日郭藥師張令徽劉舜仁領兵于白河東日午有人馳報令徽先歸在東門之上臣與靖等登南城望之見兵馬向西馳去靖牽監司議事于南門内内有人建言欲擁取敢戰二千人開城門而遁靖曰此事且須熟議獨臣以為不可靖曰試與家中商議先遣骨肉南歸頤浩與競取家屬在南門欲去靖與臣同歸衙閒靖告其妻兄許採及其子松年令日衆人欲宵遁如何採與松年俱曰不可臣直入

靖室採與松年在側大聲告之以大學士為守臣豈可聽衆人之語幸堅守不去之說大學士以為然少頃使臣報漕司吏卒約一二百人直叩南門出請亟令使臣持刃止之曰敢有紛拏而出者斬之方定是夜臣宿於靖之學院八日早靖率監司見藥師說言昨日之戰藥師以騎兵大敗之追逐三十里金人走至申未間回視步軍不戰為巳敗也逐馳歸後聞乃是令嶶不戰先退步軍隨之為金國太子所追直至潞縣太子見其軍不繼亦

向東而遁今且收入軍兵入城矣俟至城下出兵盡死一戰或不勝則擁兵而南以俟救兵之至令徽曰大朝有兵來乎或對曰不必無又曰糧可運乎或對曰不能至頤浩曰師敗退兵古亦有之不若至雄州以圖後舉令徽曰常勝家屬近十萬口在燕城如何得出若棄之去是速其亂藥師舜仁皆以為然藥師曰大學士既以死守藥師是師臣亦當以死報趙皇其餘監司要去者自去或欲告藥師乞常勝軍百人護其家以出藥師曰常

勝軍不可遣靖曰當以死守諸公何如臣告以某聞難
以來義不獨去惟有一死某與大學士同之遂同歸府視
衆人猶欲遁靖與臣皆曰若監司帥臣皆遁常勝軍以
此為辭而叛必有赤族之事臣又曰走有生之道而未
必不死守有死之道而未必不生與權戲臣曰謹對臣
又曰某雖孤寒今族中食禄者尚十四五人若一身死
於此則衆族可以仕如或不然則全家不可復任官矣
若出城之後為金人所殺或常勝軍執之回時其辱又

愈甚衆皆無語靖大然之曰靖今日得入忠義傳公膽大將身而來不畏死亦當附吾傳矣午後藥師遣人請議事等靖至藥師居纔相見藥師言令嶶初無戰意於金人已敗走出界矣令嶶作降表盜用印使追之乃回旦夕再至曰大學士不得已莫且降否靖曰以死報君是豈可為乃取佩刀欲自刺藥師與軍官趙鶴壽等急捉其肘衆軍官分散拽定頣浩欲出外藥師曰不須如是共閉於藥師宅九日晚傳金國太子至城藥師率官遠迓之

回言太子有令南朝官并不殺令出城降靖言既就拘執何必更降見時用何禮數若少有屈辱必死靖告藥師靖若死舉家骨肉告相公繼死一坑埋之并戒子松年以不屈衆禱藥師免見太子藥師言必要相見至十一日遣使人蕭三寶奴王汭張愿恭來見靖及諸監司云太子傳語切不要驚恐今日之事蓋因南朝失信語及張覺并納叛人歲幣事其間有指斥太上皇之語非所忍言靖答之以趙皇堯舜之君為臣下所誤王汭云

御筆所在晴曰安知非詐耶愿恭曰旣爲堯舜之君何故不知人晴曰知人堯舜以爲難臣從而助之曰堯舜尚用四凶至於罪惡貫著方同天下誅之此雖堯舜以知人爲難也王芮曰大學士南朝之賢臣行將大用靖曰使南朝之臣各盡臣節乃太子之賜使靖等盡臣節亦所以勸金國之臣也愿恭曰大金入燕得大賢人而不能用豈不見笑於天下要當相隨入汴次言及趙延壽留守之事意以此動靖靖曰如靖不能守燕正可謂大

愚矣安可用愿恭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顧用與不用矣靖曰百里奚愚於虞不用故也靖一書生蒙趙皇帝不次擢用尸位竊執而不能守一路豈非大愚哉愿恭無以答遂退十二日使人來請靖與監司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靖曰兩朝結為弟兄使靖等奉使以往百官皆列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與國王議國王先請靖相見云恐見太子不拜成煩惱往見國王問論事甚詳不得而知靖出藥師曰大學士與監司

拜于廳上衆官拜于堦下靖猶未肯吕頤浩曰昔廣平王拜回紇于馬首請東都如約有此故事靖曰若太子肯議講和靖不惜兩拜遂出見靖居前見監司在次衆官在後望東北四拜傳金國皇帝令放罪又兩拜訖靖與監司升堦衆官皆立堦下導者令跪靖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休呼靖使前不知問何事既退使王汭來傳語靖云講和事將取文字來十四日國王來請及衆官至府及南門令靖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頤浩與權

及茶鹽司勾當官杜時亮從政郎鹽稅陳傑五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呼或得州府留用餘官並依放遂令臣等歸少待與靖別告示云自燕山三年不謂與人如此相別前路使人招誘州軍或留以為用乃琯死所但盡死節守燕終始不忘者惟大學士與琯大學士他日得見主上當與其明之若其先得見亦然是晚出門行三四日將臣等分在諸營頤浩國王營與權太子營臣留守營時亮等都統營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遼地因分兩道

燕山之東平營一帶斡里雅布主之雲中之地西北則尼堪主之既欲寒盟自秋冬探報甚密中外多不知也蔡靖上密奏凡一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不以為實則乞賜轉行編置然終不報彼亦點集樂師亦點集金人之賀大寧人使還送伴官奏至不得其人亦悞國迎合者謂藥師點集威聲甚振鄉兵在道者皆金副披帶躍馬而行逼大人使人衆輜車鄉兵于馬上以搶直取其羊羖揭之而去金人莫敢較又有鄉兵遏人使者徑自前大金行人

使為之恐怵斂馬避道於是愈益謂強敵之畏我而樂師之可倚也是年十一月冬祀禮畢至尊纔下壇而南犯界密報至十二月初欲恭謝入界報又疊至但令却謝其實懼內外觀聽爾宰相實不知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李邦彥因共請奏聞燕山有急報至乞降付外議之十二月九日也恭謝以是日而後果此報一出人情寖已惶惑矣然二相執政共匿之則又七日外但見都堂聚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十六日報童貫自

太原遁回於是中外判然知為北方事作矣又十有四日己時報郭藥師降金人羣小惡人聞知匿之但曰藥師被圍方議降旨除藥師永清軍節度使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世守不替無及矣　秀水閒居錄曰燕山初為金人所侵契丹金吾將軍郭藥師率萬衆來附即授承宣使未幾四軍大王者遣人招之藥師不從表上其事四軍以兵來藥師又擊敗之遂加節鉞專付兵柄三四年間所領常勝軍等至十萬皆給家口食

河北諸郡收市牛馬殆盡至四萬餘騎朝廷竭力應副自京師漕粟泛大河轉海口以給之內地所遣戍兵初亦數萬人衣粮既為常勝所占皆饑寒失所或逃或死不能久駐於是藥師一軍獨擅邊柄藥師本亮狡日肆暴横漸露逆節議者謂必復叛去不可獨任惟燕帥王安中副帥蔡靖監司呂頤浩沈琯黄翼等蔽匿之有張令徽者亦契丹將舊官藥師之上至是反為副居常怏怏不平言行乖悖藥師亦憚之宣和七年秋安中召還

無所論奏但薦令徽遂除節度使至冬金人入邉藥師
率兵去燕城七十里與令徽分軍以禦之既接戰藥師
猶與之馳逐令徽則仆旗滅鼓望陣而降大軍遂潰藥
師馳還盡執郡僚并刼其家以降　節要曰斡里雅布
至燕山之境其松亭關韓城鎮符家口石門鎮野狐關
古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檀順景薊開聲皆潰叛藥
師出常勝軍屯於燕山之東白河以待金人既至戰不
利藥師以燕山降涿易繼叛阿固達起兵之始成敗未

係惟恐失人苟有歸者莫不待之如親用之不疑樂則同處苦則先登攻守之計進退之理人人可得而陳之故利之至小害之至微無不聞焉倡率衆以降者恣其俘掠不奪其所得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以至渤海大托卜嘉高永昌契丹副都統耶律章努耶律伊都亦率衆而歸之於是如大厦已仆洪流已決莫能禦焉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遼水長春等路討伐自累戰敗多為金俘不得

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宣和五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雲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擄失業之人皆歸怨於朝廷及金人已立漢兒劉彦宗時立愛為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之故愈勸入燕契丹舊臣降金人者如伊都迪里特烈布浩里道拉伊遜穆特赫阿嚕三寶努玖格馬武耶律眜蕭慶王尚楊天吉蕭廷珪之徒已得用事又云二太子之妻蘇尼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尼堪之妻乃遼

主天祚元妃各因閒可入內外勸之南侵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隙又燕雲遷徙之人皆欲乘之西歸鄉里勢不可遏乃以平州張覺為名舉兵深入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多遼水之人亦欲因此歸鄉里故金人之來也長驅乘勝因契丹報怨之勢燕雲之人奮力以謀西歸藥師常勝之軍因之欲闔東去當是之時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又曰阿固達既殂尼堪專軍事乃遣女真萬戶溫都郎君富勒呼薩里郎君契丹都統馬武東侵居

庸關以應之慮居庸關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
侵易州即出奇取鳳山治皇太妃嶺道以至昌平縣則
返顧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遂入居庸初藥師之備金
人也嚴於東北而弛於西何哉葢東北乃金人來路也
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符
家去燕山皆四百餘里斡里雅布既至東北探其潰軍
絡繹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屯於燕山
之東白河以待西則居庸關為絶遏去燕無百里之遠

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西取居庸一夕薄城故預無警報而弛備焉設若白河之戰樂師苟能全勝追逐而東則西亦為尼堪乘虛矣况戰復不利何以禦之

斡里雅布既得燕山與尼堪分東西兩路以入 節要曰東路之軍斡里雅布主之西路之軍尼堪主之金人呼作東軍西軍東路斡里雅布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尼堪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呼東朝廷西朝廷

十五日壬子斡里雅布自燕山舉兵令郭藥師將千騎為先鋒金人初疑藥師止令帶一千騎為嚮導藥師辭以兵少不肯行又益以千騎令云所過州縣不得擅行誅戮藥師暗自帶數百騎以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癸丑盡二十三日庚申

十六日癸丑童貫至京師

十七日甲寅尼堪圍代州闕縣都廵檢使李翼死之

武德郎奏差代州西路都廵檢使李翼麟州新秦人宣

和七年十二月七日金人擁兵南下翼屯闕縣為敵所
圍十一日敵既陷代州則遣李嗣本降翼翼射却嗣本
帥士卒堅守義守軍統領崔忠代州人有異志翼欲圖
之未果十七日忠殺都堅張洪輔夜引敵入城翼挺身
搏戰達旦以力不能敵就執金相國與烏舍郎君必欲
臣之翼怒罵不屈與將吏折可與知縣李翛縣丞王唐
臣縣尉劉子英監酒閻誠同被害始敵人以翼等狥闕
縣遇崔忠通衢翼痛詆忠忠掩面而遁翼臨誅南向呼

官家者數聲乃絶宣司奉便宜黜陟聖㫖李翼特贈武
徳郎 吏部員外郎續咸撰公行狀云有宋仗節死難
之臣武徳郎贈武義大夫李公諱翼字輔之宣和二年
河東路同統制韓實辟充隨軍在陣將屯馬邑時朝廷
方有事于燕山朔州雖已撫定而土著數千人結連謀
叛安撫使李嗣本檄委公彈壓至則陰索首謀誅其首
惡十餘輩餘黨帖服是時金人新破雲中數遣使窺邊
虛實有蕭慶者每來必臂鷹出郊公謂統制來承慶韓

實曰慶金之大猾詭名飛教實欲窺我險易察其辭意將造釁端莫若先圖之此去雲中二百五十里若以精兵數萬出其不意一晝夜可至擣其脊膂則禍根可除會將官折仲安亦言金人無信不若先討之承慶題其謀備陳于太師張孝純大怒且謂兩國方講和好輒敢妄議欲啟邊釁左邊雲中等一副將駐軍寧化軍公又陳便宜不合遂改差代州西都巡檢使後金人寒盟承慶曰李折二公何先見之明如此追咎孝純不用其策

飲恨發疾而死宣和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入圍闕縣
遂破代州安撫使李嗣本降金人遣嗣本招降諸縣嗣
本遣部將臧份即城下說諭公厲聲叱罵嗣本抽矢射
臧份中馬即仆份等遽退公謂所善將軍官折可與曰
與公同守此城當盡忠節以報國家時朔州孫翊及將
官折仲安引本部兵屯陽武寨陰以文字相往來公建
議以謂石嶺關太原之襟喉天險崇峻若守關句餘則
太原可以聚糧徐俟四方之援敵屯兵堅城下勢當狼

顧必不敢長驅而南二公深然其計復以臘書招公亦以前議告折可與欲分兵趨石嶺闕縣居民俱號泣馬首遮道請留時可與弟可存路知行知縣李貸縣丞王唐臣監押張洪輔縣尉劉子英監酒閻誠義勝軍統領崔忠同被重圍獨忠本燕人歸國朝廷待以不疑俾將燕軍公俄聞張孝純以歸朝官耿守忠守石嶺關仰天嘆曰是人烏足託耶國家大事去矣援兵不至謂縣官曰崔忠一漢兒貪利苟生豈有忠節可與共守萬一內

變豈惟上誤國家吾屬亦受禍矣不若先事誅之衆默
然惟折可與然其說知縣李聳云崔忠頗忠義試與熟
計守石嶺關利害公曰若告崔忠詎肯從我既而忠果
不從且與折可與爭長門鑰可與曰公歸朝官恐民生
疑忠曰我乃官長爭辨移刻不決公忿然奪鑰毀折之
曰既與諸公盟爲國家守城何必爭此候圍解而後啟
關紛拏始定明日崔忠集邑僚議事張洪輔曰聞義勝
軍欲爲内應如何忠曰豈敢容手下人反忠目帳下拔

所佩刀刺洪輔殺之公遽取部曲所執檛擊退叛兵亟尋忠已避去遂登城守禦已而忠果引敵人入城焚樓櫓劫居民公血戰自暮至旦力窮被執方未城陷前一日公遽以四事囑其子宗周曰我不能苟活從爾閩代州史安撫突圍戰没將官辛漸罵賊自刎我死汝謀歸鄉里訴于朝廷使吾死節不泯後世謂吾為有宋之忠臣而吾謂汝為孝子矣他日朝廷卹典推恩可令汝伯父孤遺受之汝繼母攜重貲嫁吾未幾月吾以國事豈

能顧戀汝當侍奉如親母設不幸陷敵勿相棄背吾死汝能逐骨營葬先壠使得奉先人於九泉死復何恨公之被執也尼堪烏舍好語諭公欲更受北官公詬罵不屈烏舍復遣說公曰我欲取天下彼一小縣敢抗大軍我亦喜忠義未欲殺汝等但一言相順特與免死仍舊職任汝等便可拜也公謂折可與曰不可食前言與公生死共處遂復罵二帥曰我南朝臣子以姦賊內應致被擒殺則任殺豈肯拜汝仇讐耶譯者意欲相全又以

廿言誘公公裂眥戟手指呼尼堪烏舍曰不幸被汝等搶辱我豈苟生者可與亦曰我多年世守之家寧肯負國敗壞家聲汝若見愛不若亟殺我羣卒憤悱持梃紛擊公傷額可與捐一目咸勿顧慢罵愈甚敵將嘆其守節復諄諭曰汝等本皆合死念汝等忠義姑欲全貸尚敢肆惡言罵辱尊貴大人公曰我輩若手有寸刃當殺爾豈特罵耶敵知終不可屈乃驅狗闕縣入城遇崔忠于通衢公大罵忠忠掩面遁走公被害之際猶囑守者

冀少緩儻得南面望拜死無所恨守者不從但轉頭南
向呼官家者數聲曰臣忠力不效不能剪滅此讐以報
國恩至死聲始絕餘官吏俱被害獨折可存路志行得
免其家沒入於金後詔述公忠烈付史館
十八日乙卯尼堪兵至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援戰敗
被殺　封氏紀年曰尼堪兵至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
援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敵已在近
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力乏乃復

戰數日五兵皆盡為金人所殺　尼堪屯太原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於太原城下又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節要曰孫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尼堪既至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于城下尼堪忌之翊之離朔向餘之間朔不守降于賊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尼堪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軍變翊方戰為叛徒害之歸敵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

河由岢嵐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進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馬至交城遇尼堪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致敗績嘗謂敵初入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尼堪自雲中悉師徒入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皆邑名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且仍皆坦途别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武朔之師併力以

擣雲中時尼堪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而其所留護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聞攻其必救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救雲中如是則太原張孝純王禀之軍自可從而襲之使烏合利聚之徒致後顧前憂之地自生變亂必然之理非惟太原得解敵軍亦平又且新邊之勢可張我勢而安羣心此轉弊於人轉客為主故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何翊與可求之見止務先到太原為功殊不知近擣雲中遠救太原之要地而復迂迴山險

人疲馬乏反為彼用以間離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尼堪失意則東路斡里雅布氣亦喪矣至如斡里雅布得善脫於東京亦未敢復至河南朝廷可且從容為計而止因太原被圍朝廷區區幾年救之何暇治其他哉至太原之陷也踰月之間敵已南來國家之力已困于河東矣將士之氣已沮于河東矣故京城所以失援臣由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無術也　封氏編

年曰知府州折可求并軍馬使權知晉寧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尼堪大戰于太原之交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償而我師等各據地分偶至日中金人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刼其家計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韓權死于陣自是河外兵將十喪七八　夏人陷天德雲内河東八館等地　初尼堪遣察勒瑪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内武州及河東庫德薩喇虚達和勒端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

切

清二軍約入攻麟府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天德雲内河東八館及武州以應尼堪之約盡陷其地　斡里雅布攻保州安肅軍不尅

十九日丙辰下詔諸色人獻利害事　詔曰河北燕山邊面事理宜詢訪利害選用人材特許文武臣僚諸色人經尚書省投狀自効并獻陳緊切利害是時朝廷知金人長驅兩河故有是詔

二十日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付翰林

草制非左右大臣建明出自朕意　沈琯在路上和議書于韓里雅布　南歸錄曰二太子初告蔡靖以講和事請將文字來靖既留琯恐中輟遂草一書與太子云某謹獻書皇太子麾下某竊謂天地之德可爲大矣而孔子以一言盡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親擁兵以責不信自入境來不殺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嘗逼而攻之真體天好生之德也趙皇聰明睿知聞於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蔽蒙之其不信

之罪固有所在唐堯昔之盛帝也猶且用方命圮族之
鯀至于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殛之于羽山成湯昔之賢
君也其臣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趙皇之德過
於堯湯豈不能殛鯀而改過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讓
而取天下雖功成而亦不誅戮繼之以真宗仁宗純以
仁義治之德澤在人也深未易動揺趙皇又安肯遽舉
河朔而遂弃之亦須聚兵而一戰勝負姑置不論然勝
者豈全無殺傷之害特有多寡之異而又况於負者哉

兩國之兵各盡死以忠于國而使肝膽塗地非皇太子入燕之初所以諭人臣之本意也其欲請選輕兵十騎隨其先馳至汴親見趙皇臨遣大臣前來軍前計議多少金帛以犒將士更增歲幣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無窮之願豈不美哉如以為然願速行之或以為不然即放令不用使留之軍中無益也十二月十九日書上當日在安肅軍門外說與監守軍官等獻講和事衆人皆云甚好如此則花又不損蜜又得成遂問隔營一軍官

借得一筆硯及毛頭紙三副燈下寫了次日投不得因

馬上見頤浩出以與之令達國王

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已求直言詔　詔曰朕獲承祖宗

休德託身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於心中而過

咎形於天下葢以寡昧之姿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

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

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民生之用戍役困軍伍之力多

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商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

求諸軍衣糧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屢見而朕不悟衆庶怨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害政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少謝上天譴怒之心保完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專權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銷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况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

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
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
人來狥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
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
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彊
外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待以將相應中外臣僚士庶
並許實封直言投于登聞檢院通進司朕當親覽悉行
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

有阻格及以結絶為名暗有存留便當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　罷花石綱等指揮　御筆手詔朕祗紹丕圖撫臨萬宇顧德弗類永惟宗社付託之重靡遑寧居惟予兆民是為邦本比年以來寛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姦吏玩法而衆聽未孚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過聽妄議興作事端蠧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使朕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以取信于萬方夙夜

痛悼念有以拊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絶應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採斫木植置造局所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宫西城租課内外修造並罷更有似于害百姓者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夫民罔常懷懷于有德朕于吾民每懼仁愛之弗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播告之修咸聽朕旨當日罷應奉局諸路歲貢罷天王君聖主字為諱罷議司賣鈔旁黄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財物并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土並給

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從官以上月粮及罷諸局以上并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罷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房額外人罷行幸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坊非危急泛料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送朝廷請實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筆斷遣盡旨大理寺同西城所官吏等並罷事歸延

福宮人歸合屬地歸京城西壁依元封法修房郎艮
嶽官吏並罷歸延福宮寶籙宮官吏並罷依上清儲祥
宮法施行擷芳園所並罷歸龍德太乙宮專法所擷景
東園官吏人物並罷地歸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
林宜春苑所並罷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
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並日下罷
斡里雅布攻中山府詹度禦之攻之不克
二十二日己未除宇文虚中等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

奉聖旨宇文虛中命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宰執例施行不得辭避日下受告又奉御筆應內外紫衣師號並特旨等度牒並任舊給降又奉聖旨王永從願自辦本家粮食斛百萬貫石措置赴闕體國助軍宜加奬擢可先次與轉行一官候措置搬運足辦取旨不次褒擢三省樞密院又奉聖旨姚古差充纖輔郡兵馬制置使兼都統制王黼除寶文閣學士充畿輔郡兵馬制置副使兼都統制陝西副兵

令王簒限一日選官具名申尚書省　諜南幸　金人
寒盟分兵兩道南下其一以斡里雅布為帥薄燕山郭藥
師叛燕山諸郡皆陥遂侵河北所謂二太子者是也其
一以國相尼堪為帥趨河北李嗣本叛忻代失守遂圍
太原所謂國相者是也朝廷聞敵兵逼近始遣李鄴借
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開
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楫運寳
貨為東下計上令所以踵前跡以賜東宮　又有司已擇二十六日視

開封牧事而二十三日會内禪矣又曰初尼堪之入境也茹越寨得金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得之歸而大臣議恐傷天意而不敢奏又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貫奉命乃宣撫河北河東諸路及其適也無上命而遽還宰相樞府咸不能詰方引之都堂共商議下求言詔又不名翰林學士乃用貫參謀宇文虛中草辭大凡皆不正李丞相邦彥謂不若以檄書盡進用激聖意冀得求言之詔亟下爾二十三日大臣於宣和殿中以檄書進呈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晚間來商量是

晚大臣既再對于玉華閣而宇文虛中與吳敏適亦請對上謂大臣曰卿等伺候引虛中及敏對罷却來相見虛中對次敏見遂及禪議上因留敏于外少俟復召大臣忽氣塞不省墜御床下近臣急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以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無語又書諸公如何又不語耶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

龍德宮又謂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來作詔禪位詔敏辭逾時敏草詔進入上手指其後曰自此可稱予遂召東宮來視疾至則大臣當榻前諭旨以御袍衣之東宮因頓首辭且謂之受則不孝矣舉體自撲終不敢當因亦得疾太上又命召中宮至同加御袍諭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猶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為孝慈淵聖皇帝初敏見建牧深以為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可時太上意切於避敵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

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託之重而後可去故太上尤善
之遂内禪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五